

阻撓迷債解決 甘乃威太過自私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甘乃威及「雷曼苦主大聯盟」不問情由將迷債賠償方案批得一文不值，原因是他們一直將雷曼迷債視作「表演舞台」，不能讓事件得到完滿解決，否則苦主接受賠償後，要再凝聚這股力量將千難萬難，而甘乃威也不能再在事件上撈取政治油水。甘乃威及「雷曼苦主大聯盟」的做法完全罔顧了苦主的困難及心情，強迫苦主繼續成為其政治行動的棋子，是相當無恥的行為。相信絕大部分苦主都不會聽從甘乃威的唆使。

種解脫，不用再糾纏於迷債的爭議之中，對全港社會都有利。甘乃威等人因為5%的差額就寧願一拍兩散，根本不替苦主的利益。

事實上，甘乃威一直將雷曼債券事件作為打響其個人聲望的重要舞台，「雷曼苦主大聯盟」的第一任召集人本身就是甘乃威的朋友。然而，「雷曼苦主大聯盟」雖然自稱是代表苦主，但過去卻屢屢阻撓和解個案，拒絕銀行提出的賠償，要求苦主繼續去示威去抗爭，愈來愈多苦主認為這個大聯盟是為了政治多於協助他們爭取權益，否則怎可能看着這樣一個優厚的方案而不顧，苦主繼續頂着風吹雨打繼續抗爭？不少苦主都是年老力衰的長者，大聯盟仍要他們走上街頭，每日在銀行門口靜坐，甚至連一些民主黨舉行的反政府示威遊行，也要求苦主組隊參與，以壯聲勢，這根本不是為苦主着想，而是做頭做尾的政治動員，目的不過是為了將迷債爭議持續下去，讓甘乃威繼續曝光，為民主黨提供一個外圍組織而已。

為政治油水不惜令爭議拖下去

所以在事後甘乃威及「雷曼苦主大聯盟」不問情由將方案批得一文不值，呼籲苦主抗爭其理便在於此。對甘乃威而言，絕不可能讓迷債爭議順利解決，因為他自知在上屆成力選舉中借參選立法會，主要是突然糾集地棍腳腳發難，殺雞導層一個措手不及所致。現在單仲偕再次空降港島已是勢不可擋，而甘乃威在立法會這幾年庸碌無為，就算連反對派議員也看不起他地區味道太重，議政水平太低，加上因求愛不遂而怒炒女助理事件，更令其聲譽直插谷底。現在有關報告即將出爐，報告的措辭用語隨時判定甘乃威的個人政治前途，甘乃威已是聲名狼藉，能否再代表民主黨出選已成疑問，也不要說要連任議席了。

在這樣四面楚歌的境地，甘乃威自然不能放棄雷曼迷債這樣一個「表演舞台」，不能讓事件得到完滿解決，否則苦主接受賠償後，要再凝聚這股力量將會千難萬難，而甘乃威也不能再在事件上撈取政治油水，於是便大力反對，說方案賠足9成半是不合理，因為沒有計算利息，沒有顧及違規銷售。而更重要的是，不能因為接受放棄法律追討的權利，為未來的抗爭埋下伏筆。甘乃威及「雷曼苦主大聯盟」的做法完全罔顧了苦主的困難及心情，強迫苦主繼續成為其政治行動的棋子，是相當無恥的行為。相信絕大部分苦主都不會聽從甘乃威的唆使。而甘乃威與其花精力時間去煽動苦主抗爭，不如想想如何應對立法會的調查報告，如何向選民解釋桃色醜聞更加實際。

銀行公會日前公布雷曼迷債最新和解協議方案，向合資格客戶購回剩餘抵押品，以及發放特惠款項，迷債苦主可望取回85%至96.5%的投資本金。賠償的幅度比過去多次都來得優厚，而且一些之前申索失敗的苦主也可取回賠償。當然，方案不可能令所有苦主滿意，部分人要通過法律手段去討回百分百本金也是自身權利。但訴訟所費不菲，一般苦主難與財雄勢大的銀行打訴訟戰；要繼續上街抗爭，不但難以引起社會關注，而且過激行徑更已引起市民反感，就算是苦主也筋疲力竭，現在有了解方案，為什麼不接受？所以方案出台後不少苦主都表示會接受，以便早日結束「迷債惡夢」。

甘乃威拒絕和解損害苦主利益

可惜的是，聲稱協助苦主的民主黨立法會議員甘乃威及「雷曼苦主大聯盟」卻對方案嗤之以鼻，「雷曼苦主大聯盟」召集人陳浩偉表明不會對加碼回購及賠償方案「收貨」，認為這賠償未反映到銀行「系統性違規銷售」的問題，銀行應百分百賠償，甚至計算利息。甘乃威說新賠償協議不足以反映銀行違規，亦會誤導公眾，以為苦主已經獲得大部分賠償。爭取百分之百賠償自然是最好，但苦主及甘乃威這幾年除了定期開記者會，定期示威遊行外，又爭取到什麼？這不是說銀行沒有犯錯，而是從現實的情況考慮要取回全額並不容易，隨時成本比所得的更大。這也是財政司司長呼籲苦主接受方案的原因。

甘乃威也知道這是一個合理的方案，不用苦主再花錢打官司，不用再花精力想如何向銀行施壓，取回9成5的本金有什麼不好？正如恆生管理學院商學院院長蘇偉文指出，投資者真正的損失，是過去幾年本金被扣及利息虧損，相信假如他們接受方案，真正的損失並不多。這說明方案在目前情況下已是最好的選擇。在沒有其他更好的辦法下讓苦主接受和解，對苦主對銀行對本港社會也是一



銀行公會主席和廣北公布雷曼迷債最新賠償方案。

行最低工資 促勞資和諧

黃熾華 香港政治經濟文化學會副理事長

實施最低工資，首靠僱主認識到了人的積極、熱情和主動，再多的財富也能夠創造出來，因而不計較枝微末節的飯鐘錢；次靠打工仔與僱主的和諧與同舟共濟，同時也簽下一清二楚的可依契約；三靠勞工代表和議員秉公協調勞資關係而不是將之政治化，變成漁自己政治之利；四靠政府有關部門的督導實行。一個共同目的：實施最低工資，促進勞資和諧。

離5月1日實施最低工資還有個把月，勞資就休息日和飯鐘錢應如何計算入最低工資已出現爭拗。勞工處公佈《最低工資一般性參考指引》列出具體37個例子作參考，提出最低工資只計算僱員在工資期內的總工作時數，包括留守僱備地點當值、候召等；但員工休息日、法定假期、年假、病假和產假不計入最低工資。勞工處處長卓永興相信，指引可涵蓋九成情況，並指現時僱傭條例並無規定須有薪飯鐘及休息日，若僱主額外有給，勞工成本會多1成至1成半。工會代表立法會議員批評這是「偏幫僱主」、「救晚」僱主取消飯鐘錢和有薪假云云，氣氛一下子緊張起來。

良心僱主不會斤斤計較飯鐘錢

首先，我們應肯定，5月開始實施最低工資即時薪最低28元起，是經過廣泛諮詢、討論、研究、妥協所達成的共識和「契約」，旨在保證勞工最起碼的工資和尊嚴，提高他（她）們的生活水平。對僱主一方無疑是增加了成本，但實施最低工資卻如「潤滑劑」消滅了勞資間的矛盾磨擦並促進彼此間的和諧，提高勞工的工作積極性和增強向心力，為公司和企業創造更多的財富或利潤。以酒樓的「知客」或侍應為例，知客知客，就在於他直接和顧客接觸，知道客人對飲茶、點心、菜餚的喜好、傾向和習慣，知道客人的豐儉、慷慨、吝嗇和口味；一名了解客人的積極、主動、熱情的知客或侍應，能夠吸引數十名以上的熟客到自己工作的酒樓飲茶、晚飯，甚至將近其他酒樓的常客吸引過來而紓解因競爭對僱主造成的壓力。一名好廚師做的有特色菜餚甚至會使人客吃而上「癮」非來不可。因此，有遠見的僱主必知道「人的因素第一」這個道理，善待員工，更不會去斤斤計較飯鐘錢。去年「大家樂」僱主從善如流，主動取消「飯鐘錢」的舉措，結果是勞資和諧了，工作積極了，飯熱菜香了，生意紅火了，利潤上去了。我們相信，絕大多數僱主會歡迎最低工資的實施，不會節外生枝阻礙它的施行。

議員不應煽動勞資對立

對勞工或勞工代表或某些立法會議員來說，因他們多數未經創業，更沒有「創業難，守業更難」的經歷，「想當然」以為做老闆就一定從員工中「抽很多水」，剝削很多錢；殊不知舖租貴，人工、水電、燈油火蠟即使無錢賺也要月到照付。競爭的激烈和對蝕本的擔心常使僱主失眠和頭髮早白。賺大錢但無良心、一毛不拔的奸商當然有，但不佔大多數。因此，動輒扣上「剝削」、「無良」大帽是「一竿打翻一船人」，不合實情；動輒煽動勞資對立甚至示威遊行無助勞資和諧更無助為打工仔爭取更多權益。議員的責任是先了解勞資實情，調解雙方矛盾，再爭取勞工權益。打工仔為保障自己權益，與僱主簽約要「先小人後君子」地釐清各項福利條款，以免日後發生「拗撬」無案可稽。

勞工處公佈的「指引」再多也涵蓋不了勞資雙方在實施最低工資時的太多不同情況和枝節。所謂「指引」是一種「被動式」做法，太多太具體反而增加了勞資間的矛盾和「拗撬」，不信任感。勞工處的責任應是：其一，做好疏導、宣傳工作，使勞資雙方都認識實施最低工資的意義，情投意合地去做；其二，協調勞資在實施最低工資中出現的矛盾或爭拗，監察實施的情況，及時引導、處理出現的問題；其三，表彰勞資和諧的企業，特別是資方關心員工的典型企業，樹好榜樣，形成勞資融洽共存共榮的正氣，而不是去規管他們利益的細節。

發動戰爭乃美國總統「基本功」

黃海振 資深評論員

西方走廊

要成為美國總統，需要具備包括「及時轉移視線、掩蓋施政失誤」、「俘虜民眾的鼓動性演說」和「發動戰爭」等一整套基本功。小布什發展經濟無能，但善於轉移視線，抓住9·11這個機遇，發動伊、阿兩場戰爭，下台時雖然讓財政大幅虧空、債務猛增、失業率高企，帶給美國空前災難，但有繼任人奧巴馬「擦屁股」，也算當得瀟灑。奧巴馬競選總統時，極力表示前任總統發動伊、阿兩場戰爭是大錯特錯，如果當選，上任16個月後就會從伊、阿戰場撤軍，獲得眾多選民讚揚和歡呼。

時至今日，戴着「諾貝爾和平獎」頭銜的奧巴馬，又帶頭發動了入侵利比亞的襲擊，顯示發動戰爭確實是美國總統的基本功。老布什說過一句「名言」，就是「美國需要戰爭」。的確，戰爭需要龐大軍火商品，可以由軍火企業帶頭拉動和刺激經濟發展，增加就業率；還可將戰敗國的石油、礦產等資源歸為己有，可謂是一舉多得。難怪奧巴馬上台才2年多，就將競選時的承諾和口號丟得一乾二淨，借口聯合國安理會同意在利比亞建立「禁飛區」，捲起袖筒大放巡航導彈了。

老布什：美國需要戰爭

1990年8月，伊拉克總統薩達姆入侵鄰國科威特，受到聯合國的譴責。老布什看準了機遇，但礙於聯合國希望通過對薩達姆施壓，讓其自己撤出科威特，以避免發生流血戰爭，老布什只好派出特使貝克赴日內瓦與伊拉克外長阿齊茲會談。白宮當時認為，如果伊拉克接受撤出科威特的意見，對美國來說是一場更為可怕的危機，因為意味著華盛頓沒有機會摧毀薩達姆的軍隊。老布什對部下說，「美國需要戰爭」。後來，老布什舉杯慶賀薩達姆不聽勸告，使其可以名正言順地派出50萬部隊開戰。

侵略利比亞令恐怖主義死灰復燃

張敬偉

西方國家聯軍對利比亞發動的軍事行動已經滿一周。這場軍事干涉一開始就很詭異——美國畏葸縮縮不願當頭，法國吃熱向前，英國邊敲邊響，德國不越渾水，德國《明鏡》周刊調侃為「不情願聯盟」。如果禁飛和空襲不能讓卡扎菲屈服倒台，利比亞將陷入持久內戰，聯軍就在利比亞複製了一個伊拉克泥潭。這種糟糕的境況恐怕是聯軍的任何一方都不願看到的，故而聯軍極有可能對利比亞始亂終棄。還有一個風險也許是西方世界更不願看到的，就是利比亞亂局導致恐怖主義死灰復燃。

旁觀者清，俄羅斯外交部長拉夫羅夫22日就認為：「如果利比亞局勢失控，那麼我們將不得不面臨國際恐怖主義活動升級的威脅，而這正是我們希望避免的。」堅決反對聯軍對利比亞的俄羅斯的立場絕不只是大國博弈的外交辭令，因為俄羅斯一直是恐怖主義的受害者，對伊斯蘭極端主義有着切膚之痛。所以才會出現東正教的俄羅斯總理普京和伊斯蘭教的卡扎菲總統同聲發出「十字軍」入侵言論。

利比亞局勢失控 恐怖主義升級

就歷史而言，歷史上的多次「十字軍」東征，造成了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兩大文明難以彌合的仇視情結，這也是激發亨廷頓「文明衝突論」學術靈感的根源。現實明擺着，9·11事件的實質是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在中東北非的戰略佈局充滿極端自私性，地緣利益的佔有和石油利益的覬覦加上對以色列的支持，導致極端伊斯蘭主義通過恐怖襲擊對西方展開所謂「聖戰」。阿富汗、伊拉克兩場反恐戰爭，卻連一個本·拉登都難以剿滅，更使小布什的「大中东計劃」流產。

反思新世紀10年，是恐怖主義滋擾全球的10年，也是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分化難堪的10年。伊拉克戰爭使歐洲瓦解為新和老兩大陣營，使小布什和貝理雅蒙羞；阿富汗看不到希望。利比亞難題接踵而至：西方軍事行動

為了得到議員的支持，老布什搞了一個小動作，向國會議員出示從國防部偵探衛星拍攝到的「伊拉克正在沙特邊境集結了25萬部隊和1500輛坦克，準備攻打沙特」的「高精密度」照片。俄羅斯間諜獲得這一信息後，立即向《聖彼得堡時報》披露俄國衛星拍攝的照片，這些照片的位置和美國公佈的完全相同，但照片清晰顯示沙伊邊境上根本沒有一個伊兵，更沒有坦克，只是空蕩蕩的沙漠。證明華盛頓公佈的照片是由電腦加工而成，是為了發動戰爭而設計的騙人把戲。老布什的小動作和小布什的「伊拉克擁有大殺傷力武器」如出一轍。

克林頓狂炸南斯拉夫

1999年3月，美國總統克林頓在未經聯合國授權的情況下，以美國為首的北約出動飛機3、2萬架次，投彈1、3萬噸，並使用了大批殺傷力極強的最新武器，對南斯拉夫的橋樑、鐵路、公路、工廠和電力系統等進行了長達70多天的狂轟濫炸，造成幾萬死傷，百萬人淪為難民。使南斯拉夫大批學校、鐵路、工廠、發電廠和機場毀於一旦，直接經濟損失超過2000億美元。美、法、英近期對利比亞的空襲極為相似，都是聲稱為了保護民眾免受傷害，這樣的伎倆已經成為世界動盪不安和戰爭頻繁的主要原因。

里根當總統期間，曾經召開有關核戰的新聞發佈會，當被問及如果核戰爆發，美國是否可以獲得勝利時，斬釘截鐵地回答說：「核戰不會有贏家，參戰國家都將是失敗者」，獲得記者的一片掌聲。新聞發佈會後，里根意猶未盡，再鄭重宣佈：「核子戰爭不可能有勝利，也不會被打響」。但過沒多久，《紐約時報》率先揭發白宮正在制訂核戰計劃。該報頭版頭條發出「五角大樓為核戰爭擬定策略」的重要新聞，披露「白宮認定將和蘇聯發生核子大戰，並為進行核子大戰制定了周密計劃」。表明里根政府骨子裡考慮的也是戰爭。

少了美國的全力發動，多了薩科齊的莽撞；北約態度勉強，無法融入歐盟的北約伊斯蘭國家土耳其添亂；德國繼續「老歐洲」的本色，不和美英法抱團……這樣的「奧德賽黎明」行動，也許拉開的正是恐怖主義重新氾濫的潘多拉盒子。

空襲vs恐襲 躲不過的博弈

不要忘了，在9·11之前，利比亞的卡扎菲才是真正令西方世界心驚膽寒的恐怖主義大佬。1988年的洛克比空難，就是利比亞對美國1986年空襲行動的報復。這次的聯軍行動遠超1986年的那一次，加上卡扎菲已成囚徒，報復行動會更加無所不用其極。更不樂觀的是，後來的卡扎菲徹底棄核向西示好，向洛克比空難受害者支付巨額賠償以贏得西方原諒，近年來更是與奧巴馬、薩科齊實現了雙邊會晤；就在聯軍行動前，卡扎菲還將利國內的亂局歸咎於基地組織。卡扎菲不僅不希望和西方為敵，甚至自以為是地視作西方的反恐盟友。

結果是迎來西方一頓暴打。這不僅堅定了卡扎菲對抗西方的決心，或倒逼卡扎菲重走恐怖主義路線，甚至可能使群龍無首的國際恐怖主義重新找到了「聖戰」的凝聚力。還有就是，這或堅定了國際反美力量的信念，如伊朗、朝鮮和委內瑞拉，棒喝他們不能重蹈利比亞的覆轍。

值得一提的是，9·11之後美國構築了將恐怖主義關絕於外的銅牆鐵壁，但鬆軟的歐盟卻是設防的。英國、西班牙都曾有過被恐襲的慘痛教訓；法國擁有眾多北非移民，近年來街頭運動也很活躍，薩科齊的挑頭，難免會讓卡扎菲將其鎖定為恐襲目標，當恐襲襲擊的災難來臨，就不是浪漫而是噩夢了。

歐洲能經得起另一場9·11嗎？空襲vs恐襲，這恐怕是未來聯軍躲不過的一場博弈。

從番書仔到人大代表

文滿林 香港華人革新會副會長

華革會會長蔡渭衡所走過的愛國道路

在華革會被稱「大蔡」的老會長蔡渭衡於3月26日逝世。消息傳來，華革會同仁無不感到悲痛惋惜，對「大蔡」一生與華革會的發展深表頌懷和崇高的敬意，一致公認「大蔡」為華革會獻盡心力。

在老一輩的愛國人士眼中，常常將蔡渭衡與香港華人革新協會「扯」在一起，一提華革會就自然提到蔡渭衡，一提蔡渭衡就必然提起華革會，形影不離互相輝映。以一個人的名字而能產生這種影響和凝聚力，想來在目前香港數以千計的民間社團來說，似乎並不多見。

捨棄富貴榮華投身愛國路

蔡會長是在上世紀50年代初參加華革會，先是擔任該會主席陳丕士大律師的翻譯及秘書，1957年擔任華革會秘書長，1985年至1999年擔任該會主席，2000年擔任會長，2002年擔任華革會永遠榮譽會長直至逝世。蔡會長在華革會一共「浸」了50多年，從未離開過。

在未加入華革會之時，蔡會長是一個地道的「番書仔」，在華仁書院讀書畢業。畢業後加入英資泰和洋行升任洋行經理（買辦）。在上世紀50年代，一個華人能在英資洋行打出名堂升任經理級是非常罕有的，前途無可限量，羨煞無數華人甚至是外籍人士。但蔡會長鑑於港英政府在1952年「三一」事件對華人及華革會的種種壓迫和迫害，毅然接受陳丕士大律師之邀請加入華革會，寧取愛國之路而捨棄富貴貴雲路，其精神和熱忱可謂令人感動和敬佩。一個「番書仔」兼洋行大班加入當年被稱為香港三大親中國體之一之華革會，當然掀起一股震盪，影響整個英資集團。出於懷恨在心或殺一儆百，1967年的反英抗暴風潮中，蔡會長和華革會另外兩位負責人黃建立、黃祖芬就被港英當局非法逮捕、投入西環摩星嶺集中營，坐了18個月黑獄，受到了嚴重的政治迫害。

盡心盡責推動愛國活動

蔡會長並沒有因受港英當局的政治迫害而退縮，出獄之後還是堅定不移地回到華革會這個愛國大家庭，繼續盡心盡責，領導華革會參與許多愛國愛民活動，並得到廣大愛國市民的支持和讚許。蔡會長在80年代被委任為廣東省政協委員，回歸前被選為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在香港回歸祖國的過渡期，蔡會長帶領華革會發表對基本法（草案）徵求意見稿的立場書，贊成政制循序漸進；發表政制建議「五三二」方案，強調和諧穩定，在社會引起熱烈反應；80年代後期因應香港回歸祖國的形勢，發展成立華革會社會事務關注組（後稱社會事務委員會），負責對外發表該會立場及建議；1992年主辦和邀請民建聯、民協、自民聯、匯點、新香港聯盟及穩定香港協會舉行一個「彭定康應扮演甚麼角色」研討會；及後又組團訪問北京，反映香港新機場問題；又發表強烈抗議彭定康「三違反」政改方案，抨擊其破壞中英會談，損害港人利益；1994年促成華革會與新香港聯盟、穩定香港協會組成「三會聯席會議」，定期就香港回歸期間之民主穩定、維持繁榮等問題交換意見；1995年假南洋酒店舉辦「理想的未來特區首長」研討會，邀請多個政治團體出席討論；1996年華革會邀請特區行政長官候選人出席本會座談答問會，重建華應邀出席；華革會並去函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委會，就推選委員會的產生辦法提出意見；九七香港回歸祖國時，華革會籌辦多項慶祝紀念活動。

以上所列，都是與蔡會長的領導分不開的，他是親力親為的推動者、倡導者。

到晚年退居榮譽會長之後，蔡會長依然掛掛着華革會，尤其對參政議政方面更為關切，千叮萬囑華革會要發展要壯大，要有影響力，就要走參政議政之路，要秉承華革會參政議政的創會宗旨和精神。猶記得在2009年筆者和葉雪梅大姐等同仁一同去探訪蔡會長時，他語重心長再三探問華革會有沒有準備2011年參加區議會選舉和2012年立法會選舉，若有意識就要提早工作和部署。會長的一番話，令我們深受感動。當時他已身患重病，一個星期要出入醫院3次。他挨着梳化向着我們說話，話雖柔弱，但眼神卻充滿堅信。情景至今仍歷歷在目。

蔡會長您不愧是我們華革會的中流砥柱，走愛國之路的典範，值得後輩學習。